

【全译本】

A JUDGE
DEE MYSTERY



大唐狄公案

太子棺



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荷兰】高罗佩 / 著
陈来元 胡明 等 / 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

【四】

太子棺



【荷兰】高罗佩 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A Judge Dee Mystery: The Coffins of the Emperor Copyright © 1967 by
Robert van Gulik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6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Haina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van Gulik,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6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3-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狄公案——太子棺 / [荷] 高罗佩 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2005.12
书名原文: A Judge Dee Mystery: The Coffins of the Emperor
ISBN 7-80700-111-9
I. 太... II. ①高... ②陈... III. 侦探小说—荷兰—现代 IV.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457 号

大唐狄公案——太子棺

作 者: [荷] 高罗佩
译 者: 陈来元 胡明 等
责任编辑: 黄宪萍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355 千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0-111-9/I·8
定 价: 1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狄公画像

黃余因檢故事凡打捕劍皆南鄉人遂召南鄉村老諸人告之眾唯而去旬日餘村老一人來告云承捕猿之命已號召得三百餘夫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燭嶺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備村益夫二百盡伐嶺木則猿可獲余遂如其請三數日昇一猿至予驗其形似皆如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復詢諸土人云惟臂長者為猿其類雖非一皆短臂蒼毛者為得謂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於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誤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為黃潰去其勢與囊即轉為雌遂與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後遇總鎮府一人云府中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為黃其勢與囊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以為異事後知雄化為雌乃固然者方釋其疑此又諸簡冊所不載猿善攀援跳躍迅捷如飛又必眾夥圍守伐木以斷去路乃能致之母惑乎五百人以旬日之勞僅得其一也又馴象鄧指揮家昔有山子人獲一猿來獻面黑身白惟頂上有

黑毛如指闊一縷直至脊盡處有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為雄又數百歲才變為雌其有黑毛目項實黃又異然則唐人之詩有云黃猿領白兒亦譯矣初生之兒豈有白者余州所獲猿因今上罪貢珍異致不用余遂攜歸畜之三數年甚馴愛忽疾作而斃瘞小橫山側與獸家相並

①⑥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檻有門子贈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提門子之衣遂為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即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為人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下顧數日遂餓死

丁未春荷南高羅佩鈞
於東京使署之尊明閣



作者 高罗佩

目 录



紫光寺 1

林木茂密的百年佛寺，深夜一个幽灵在游荡。与此同时，富商的女儿神秘失踪，二十根金条不翼而飞，无头尸身出现在山上。如此奇事拼凑在一起，出现了更为可怕的阴谋……

太子棺柩(太子棺) 103

反击突厥叛军战事之前，左军先锋刘将军被人告发将阵前倒戈；军中潘校尉妻子被人掐死，吴校尉被判行凶杀人；刘、吴二人果是叛贼、凶手？狄公自有分说。

除夕疑案 119

除夕夜，兰坊县小贩家中血迹斑斑，人去屋空……而楼上刘裁缝家却是大宴宾客，笑语欢声，狄公赶赴现场，却原来……

铁钉案 133

古董商妻子被人杀害，只留下无头尸身；正直的角抵大师被毒身亡；店掌柜莫名其妙地死去。狄公面对一系列疑案，冒险当众开棺验尸。然验尸无果，公众哗然，大

堂之下发生骚乱，面对上上下下的质疑，狄公如何作为……

飞虎团 245

狄公赴京师就任新职。途中，黄河洪水从天而降，他与他的亲随被洪水分隔，狄公被困在一座险恶丛生的庄园中。庄园里幽灵的闪现，将意味着什么？

柳园图 287

长安发生瘟疫，圣上移驾凤翔，狄公临危受命留守京师。京师发生的三起杀人案，难道意味着京师最显赫的三个贵族世家的最终灭绝？

广州案 385

大理寺正卿狄仁杰以岭南巡抚使的名义南下广州，借考察海口通商事务，暗查柳钦差失踪一案……捕蟋蟀的盲姑娘的出现，能使案情的侦破有突破吗？

作者后记 481

译者简介 495



紫光寺

陈来元 胡明 ○ 译



第一章

古井口搁着一盏灯笼，灯笼边一个圆鼓鼓的布包，溅满了鲜血。井台的青石条上坐着一男一女，呆呆地瞅着井台边的一株高大的海棠，半晌不吱声。

时值初夏，这里已闷热异常。半夜时分，没有一丝风。透过灯笼微弱的火光隐隐可见密树丛尽头一堵塌圯的高墙，墙外耸立着一幢巍峨的佛殿，两翼飞檐各对着东西笔立的石浮屠，庄严静穆。

汉子用手使劲摇了摇海棠，只见落英缤纷，洁白的花瓣飞飞扬扬，撒了他们一头一身。有的落入古井内，有的沾上了井台边的鲜血，渗透出一种凄凉的绯红。

那妇人站立起来，抖了抖长裙，终于开口了：“将那怕人的东西扔进井里去吧。我想起了便心口发怵，毛发直竖。我想谁也不会到这里来，这口井已经枯了十几年了。”

汉子冷笑一声，弯腰将灯笼挪了挪，低声道：“别忙！我自有个藏匿处，十分巧妙，包管这事万无一失。那厮已经烂醉如泥，正做他娘的春梦哩。”

他站起来，将那布包解开，认真看觑一眼，又笑道：“今夜自有你的好去处，要那臭皮囊作甚。”随之又紧紧地把那布

包扎结了，提在手上。

那妇人伏在井台向下看，只是黑黝黝暗不见底。井圈内青蔓杂草丛生，井上的辘轳把还垂着一节半朽的绳索。

汉子并没将那布包往井里扔，而是提着往那树丛深处走去。半日才转了回来，脸色疲惫不堪。

“我们此刻便去寻那包……”妇人脸上闪过一阵喜色。

“忙什么？我乏了。左右是你我囊中物，何须这般猴急？等着风波平了，再设法弄来不迟。”

他木然地凝望着了无星月的夜空。远处佛殿隔了几片横云，几乎是耸立在天穹上。

第二章

闷热的空气笼罩着兰坊城。

这个陇右的边远小城属安西都护府管辖，狄仁杰九个月前被委任为这里的县令。

狄公整肃吏治，劝课农牧，恩威交施，宽严中的，很快就将这兰坊城管治得井井有秩，百业盛兴，士民仰服。衙署里日常庶务自有洪参军董理。洪参军黽勉职司，精熟吏务，狄公反倒垂拱无事，两袖清闲。日子一长，只觉神志萧散，意态疏懒，浑无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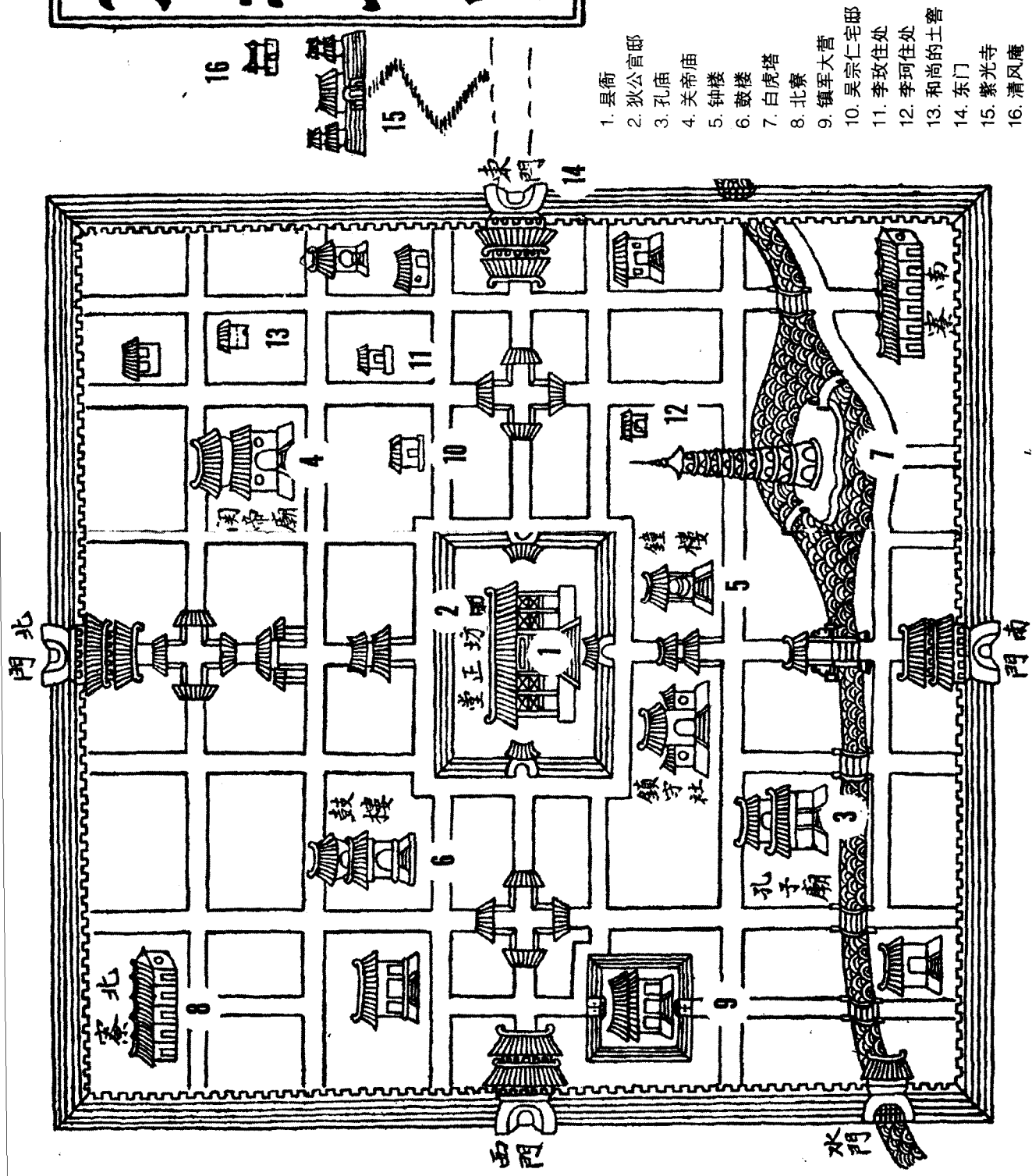
这一日正值正配狄夫人寿诞，衙署里上上下下采办布置，忙于寿宴。僚属吏佐赍礼贺拜，狄公一一谢绝，只准备热热闹闹摆个家宴，让府邸内眷并奴仆十来人畅怀尽兴一回，也正好驱赶驱赶这多时的闲聊索寞之气。

应狄夫人请求，狄公只答应请清风庵的住持宝月一人作陪。虽系外客，也不算俗人。

清早狄公独自走出衙邸，回来时已日上三竿。他喜滋滋地

蘭坊全圖

1. 县衙
2. 狄公官邸
3. 孔庙
4. 关帝庙
5. 钟楼
6. 鼓楼
7. 白虎塔
8. 北寨
9. 镇军大营
10. 吴宗仁宅邸
11. 李玫住处
12. 李珂住处
13. 和尚的土窖
14. 东门
15. 紫光寺
16. 清风庵



进了内衙，换过一领干净的湖蓝葛袍，打开窗户，坐定靠椅，欣赏起手中一个紫檀木盒来。这是他跑遍了城里几家古董铺才买到的，晚上席间将郑重献与夫人作为祝寿的礼品。

洪参军端过一盘酒食走进内衙。

“老爷早膳都没吃，这一早哪里去来？此刻想是肚中也饿了吧。”

狄公闻到一股烤猪肉香，不觉馋涎盈颐，这才想起今天尚未吃东西。

“兰坊这地方冬天冷得筋骨都麻木，夏天这才刚到，又热得喘不过气来。整日里只觉神思恍惚，昏昏沉沉，老爷可千万保重身子。我见老爷昨儿档馆回来，半夜里书斋里还亮着灯火，莫非陈年账簿里又倒腾出什么疑难案子。这多时来地方靖定，百姓乐业，并没什么刑案诉讼闹到衙门中来。”

狄公撕下一小条猪腿肉送到嘴里，只觉香腻可口。

“这夜间寿席上的菜肴，如何此刻就端来与我吃了？”

“老爷哪里话？这是衙厨里的剩货了。马荣一早带人去肉市抬来一只整猪，捆在厨下尚未宰杀哩。”

狄公听罢，推过杯箸。洪参军上前收拾，一一归在木盘里。正要回转，狄公道：“洪亮，你可记得发生在这兰坊的那桩悬案？就是京师司珍衙门的司库掌固邹敬文五十锭御金被盗的事。”

“老爷原来是对这件案子生起了兴味。这事刑部已悬挂了没头官司，不了了之。再说，那时老爷尚未莅任哩，案子早在去年……”

“对，确切一点，案子发生在去年，即乙丑年八月初二。洪亮，这多时间清平无事，闲散久了，没案子问理，甚觉无聊。昨日我偶尔翻翻衙署里的旧档，竟对这桩巨案动了兴趣。哪日得闲暇，我们商议商议吧。”

洪参军搁下盘子：“我们还在浦阳时，便从邸报里读到此事。当时京师震动，户部的两名大员被褫夺官职，不过那五十锭御金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狄公笑了：“洪亮，没想到你还记得这等清楚。你这就说，那五十锭金子是如何被盗的。”

“司库掌固邹敬文奉圣命由京师西去沙陀国采办御马，途经兰坊城，住进官驿里。一夜之间，五十锭黄金变作了一堆铅条。”

正说话间，马荣走进内衙禀报：“老爷，我买了一口三百斤的肥猪，滚水已备下，正等着宰哩。”

狄公笑道：“这口肥猪单靠你一人消纳了。我与洪亮吃不多，太太们怕油腻，奴仆们不敢与你抢，惟一的一个客人又是吃素的。此刻我与洪亮正议论着去年这里发生的一桩劫金巨案，你也不妨坐下听听。”

马荣拉过一张靠椅坐了下来。他与洪亮一样，一听到有案子办，便发兴头，迷溺其中，欲罢不能。

洪亮继续说道：“金锭被盗后，京师派来官员协同衙司严密追缉了半个多月，一无所获。邹敬文渎职被拿办，关入京师大牢，还牵累了户部尚书和安西大都护，举朝震动，天下闻知。”

狄公又问：“依你看来，这作案的盗贼可能是什么人？”

“据闻，当时邹敬文携带了三口一般轻重、一式形制的皮箱，黄金藏在哪一口皮箱只有他一人知道。事实上，随行护佑的内廷禁卒和兰坊官署派出的兵士，谁也不知道邹敬文此行的目的，更不知道他携带巨金在身。后来邹敬文在狱中说，那口藏有黄金的皮箱边角裂了一条口子，偏偏正是那口皮箱被人调换了内容，其他两口皮箱却纹丝未动。这窃盗黄金的，须是内贼无疑。”

狄公摇头道：“说是内贼却有一点不符。盗金者将铅条换过黄金，原只是迷惑邹敬文，拖延时辰，待邹敬文到了沙陀国才发现黄金被盗，为时已晚，罪犯早已逃之夭夭。这内贼一逃，岂不败露？海捕文书下来，定作钦犯，过不了边关，哪里潜匿？倘是外贼，即便不出边关，依旧可在兰坊城摇摆出入，谁个晓得？再有，京师大员携物过境向有通例，每天入寝前、起床后都要检查一番所携之物。若当时黄金被铅条换过，第二日一早邹敬文便可发觉了。内贼知悉这通例，如何敢下手？”

洪参军点了点头：“前任邝县令一向不问衙务，这次京师来人，不敢怠慢。将护卫的四名兵士拷掠了七天七夜，亦无下文。又去将市井泼皮、无赖、乞丐、偷儿一并捉拿，闹腾了半个月，哪里见着黄金的影子？还是被削了官职。”

狄公道：“官府不应只在兰坊一地搜索。黄金被劫固然在兰坊官驿，但罪犯恐怕早在邹敬文到达兰坊之前就密谋策划了。据云，邹敬文到兰坊之前一夜，宿在且末镇。罪犯恐是在且末镇就探得邹敬文携巨金由兰坊去沙陀国的信息，并摸清巨金就藏在那边角有裂口的皮箱内。罪犯早在兰坊等候着邹敬文了。”

洪参军不解，乃道：“照老爷的话推衍，盗金者可能从京师到这里的任何地方探得了消息，甚而邹敬文出京师之前便得知密信。京师至兰坊二千里，怎见得到了且末镇才走漏了消息？”

狄公笑了：“我说是在且末镇上走漏了消息自有证据。邹敬文在狱中供道，那只装有金锭的皮箱只是到了且末镇才开裂的。他说内里有一条金锭棱角尖锐，因一路颠簸，箱子又掉下马背一次，致裂缝破口，终为歹人所乘。我们不妨此刻便派人带了公文信函去一次且末镇，将邹敬文当夜在那里的行止打问清楚。例如，他在那里宿夜时，有没有会客，有没有收发信